

世 界 名 劇 譯 叢

爵 士 夫 人

巴 雷 等 著 孫 劍 秋 譯

正 誼 出 版 社 出 版

James M. Barrie 作
孫劍秋 譯

爵 士 天 人 及 其 他

正誼出版社出版

爵士夫人及其他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一一一〇〇〇

翻	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著者 詹姆斯、巴雷等

譯者 孫劍秋

出版者 正誼出版社

發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經售者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前記

詹姆斯·巴雷 James Barrie，一八六〇年生於蘇格蘭的 Kirtinuir 地方。一八八二年在愛丁堡大學畢業。一八八九年他寫了一本叫做「故鄉集」(A Window In Thrums)的書，以輕快的筆調描寫蘇格蘭鄉村景況和黯淡而幽默的農民生活，很受讀者歡迎。以後，他就從事劇作，有時也往往把小說裏的人物戲劇化了。他的劇本從「小牧師」(Little minister)到「可愛的勃魯脫斯」不下三十餘種。重要的作品如：「小牧師」；「可敬的克雷敦」(The Admirable Crichton)「潘彼德」(Peter Pan)「女人都知道的事」(Every Woman Knows)「十二金鎊的顏色」(The Twelve-Pound Look) (本書譯作「爵士夫人」)和「可愛的勃魯脫斯」等。誠然，使巴雷一舉成名的是「可敬的克雷敦」，正如狄更生 (Dickenson) 所說的 它是近代最偉大的劇作之一，但是使巴雷譽滿全球，廣大地受讀者的歡迎，歷久而常新的，也許是「潘彼德」和「爵士夫人」了。

巴雷對現代英國劇壇是有重大貢獻的。稱譽他的人甚至認為他一身綜合了現代各大家的長處，加以他的溫文爾雅，天才橫溢，蔚為一代宗匠。但是我們知道，寫戲主義一到巴雷的手裏，似乎有了另外的一轉，他偏重了某種觀念 (Idea) 的發揮，而不是客觀的環境的 (Situation) 分析。譬如說易卜生冷酷地把社會問題提到我們的面前，高爾基無情地對舊社會投下了暴烈的炸彈，羅曼羅蘭勇敢地作孤高的呼喊，巴雷却是對現社會一陣嘻笑怒罵而已。他那種會心微笑，諷笑從容的態度，很不脫英國傳統的風俗諷刺劇 (Comedy of manner) 的風格。

喬奇彌德爾頓 George Middleton 是專心從事獨幕劇和熱心劇運的人，一八八〇年生於美國紐其賽州的派德生地方。一九〇二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一出學校的門就開始創作生涯，其間曾經辦過「拉福來德」週報 (La Follette's Weekly)，他的作品很多，單獨的和合在一個總名下的一共不下三四十種。代表作如：「妻子的戰略」(The Wives' Strategy)、「仇敵」(The Enemy)、「鑪餘集」(Embers) (內收五獨幕劇)、「傳統」(The Tradition) (內收五獨幕劇)、「同路」(The Road Together)、「回到自然」(Back to Nature)、「罪犯」(The Sinner) 及「懷古行」(Through The Ages) 等。

彌德爾頓的作品着眼很高而又觀察深微，結構和行文都很精鍊，一生從事於劇作和劇運，他受成為美國劇壇重鎮，不是偶然的事。

蘇德羅 Alfred Sutro，倫敦人，他是一個默默無聞的醫生的兒子。小時在倫敦和不魯舍爾但商業教育，曾經做代辦商和製造商等。三十二歲後就退休下來專心著作，寫了近二十種的戲劇，婚是最精采的恐怕要算他十幾種的獨幕劇了。最有名的如：「開着的門」(The Open Door)、「憐姻進行曲」(An Arrage Has Been Arranged)、「獨頭人」(The man on The Kerb)、「苦衷的丈夫」(The Perplexed Husband) 等。蘇德羅的作品接近實生活，文筆也樸實有力。

譯 者

目

錄

前

記

譯者

一

爵士夫人

James M. Barrie.....

一

傳

統

George Middleton.....

三七

逆

統

George Middleton.....

五九

街

頭

人

Alfred Sutro.....

八七

爵士夫人

極姆斯·巴雷

人物

哈雷爵士

爵士夫人

凱德

湯貝

• 1 •

假使你不介意的話，那麼你不妨想象那舞台就是你的家。而哈雷爵士呢，就是你自己。也許房子的佈置有些，太豪華迫人，但是你如果以爲不很合適，我們是可以重新佈置的。我歡喜把他描寫爲都市的人物，假使你是一位參議員，或者是個漂亮的名醫，或者是外交部長，或者——隨便你是什麼，我只要一舉筆之勞，可以使他恰如你的身份的。哈雷在我們的想像中是一位愉快的，頸項紅肥的小胖子。但是假使你認爲是瘦的好，那麼這點我們也可以修

改的。

是那樣的——一天，正當你飛黃騰達，一帆風順的時候，却來了這樣一回小不如意的事。

在哈雷方面說，那是一個女人的無聊惡作劇，她在他偉大的時候跑得來，而公然告訴他不羨慕他，當然囉，他把她趕了出去，而他還是個他，但是那天大好的——一個早晨却給她生生的破壞了，這區區就是本劇的主題，我想也就够了。

哈雷在幾天之內就要接受爵士的勳位了。我們看見他正在金碧輝煌的內容廳裏和他的夫人一起在預習受勳典禮，整個的一早晨忙著這件事，這件愉快的工作，夫人穿著她親見的長禮服，代替了給哈雷授勳的皇上，她莊嚴地坐着，兩肩的珠光寶氣燦亮地喊出她丈夫的尊榮慷慨，當然她應該是個特別值得驕傲和幸福的女人了，但是她面色鬱沉，舉止畏縮，好像有她所懼怕的人在她的旁邊似的，她對哈雷拍手為號，哈雷恭身進來，腿部微曲，儀態大方，（他的服裝還未齊全，因為佩劍和腕巾還沒有到。）用一種輕巧的運動，一步一步走近他夫人面前，一腿下跪，莊重地把她的手舉到他的嘴唇邊。她用一柄紙刀拍着他的肩膀，沙聲地說：「哈雷爵士，起來」，他起來，鞠躬，輕巧地沿着房子走着，對每樣傢俱跪下又起來，

好像每樣東西都會投他一個動位似的，這是個光輝的室內場面，哈雷莊嚴得正像皇上在那邊，親自望着似的呢。

哈雷（滿意地）呃，這樣子不錯嗎？

夫人（鬆了口氣）我想是十分美滿了。

哈雷 但是莊嚴不莊嚴呀？

夫人 喔，莊嚴得很。倘使你掛上佩劍，那就尤其神氣了。

哈雷 佩劍會生出一種氣概來的，其實，這不過是五個步驟；（邊說邊表演）滑步——下跪

——吻——拍，轉過身來你就是個爵士了，時間雖短，倒是個很美麗的儀式呢，

你有什么意見嗎？

夫人 沒有，——喔，沒有，（看見他停着吻一張沙發的垂簾，怯怯地）你想非到練習得

太好了不覺到滿意嗎？（正當他興高采烈的時候，這種略為過火的評論會使人難堪的

哈雷 不是，不要胡說，不叫你說話的時候不要開口。

夫人（難爲情地）我很抱歉，哈雷，（正當這時，一個服裝嚴整的管家進來送上一張卡片

）「弗羅拉打字所」

哈雷 呀，是的，我打電話去要他們來個人，湯貝，我想也許是個女的吧？

湯貝 是，哈雷爵士。

哈雷 領她到這裏來，（他最近變得非常拘泥於禮儀了）還有，湯貝，嚴格的說，不到星期

四，我還不是哈雷爵士呢。

湯貝 請您原諒，但是這對我們是多麼的高興呀。

哈雷（和善地）呀，她們樓底下的也高興嗎？她們？

湯貝（身子站直）尤其是那些女人們，哈雷爵士。

哈雷 的確，湯貝。你去領她進來吧，（管家受命而退）愛米，我進去換衣服，你可以告訴那個女人她所應該曉得的事情，（他太謙虛了，不好意思自己給自己吹，所以他願意讓他的夫人在房裏來完成他的目的）你可以告訴她關於我的種種事情，這還是讓你來的好，（愉快地笑）你聽到湯貝說些什麼嗎？「尤其是女人們」，他是對的，本來功

成名就的事，女人比起男人來更喜歡這些呢。當然是對的，因為她們也有一份。太太，你不是也有一份麼？那個女人看見這身體服不妒羨欲死呢？我知道的，假使我們所有的女朋友進來看見了，真要叫她們病上一個星期呢。（這種飄飄然的心情把他帶了出去。幾乎同時那位搗亂份子也領進來了。她只是個平常的打字員，雖然穿着極廉價的衣服，却顯得瀟灑不羣，別有風格。她像朋友似的提着她的手，按說那是很高貴的行業，却一些也不顯得微賤的樣子，她的眼睛很清很亮，而且和哈雷夫人恰好是一個相反的對照，她是甯靜而自信。）

凱德

（禮貌地，但照理應該讓夫人先開口的）早安，夫人。

夫人

（怯怯地，而且毫未防備這打字員的舌頭竟是這樣的快）早安。（這最初的印象使她蠻喜歡這個女人，而這女人——雖然是不足掛齒的——也蠻喜歡她。但是哈雷夫人是有使女替她穿戴衣飾的，可能這使女還有使女。所以哈雷夫人看着能够爲自己做事的這個女人細微有些眼紅）那是打字機嗎？

凱德

（把打字機準備好）是的，（不是「是的」，夫人，）照理應該這樣我想假使我在這裏

工作，最好脫去帽子比較方便些。

夫人 當然，（但是那帽子早已脫去了）對不起，我穿了禮服，本星期內我要覲見了，所以我正在試穿呢。（她的音調一點也沒有對不起的味道，簡直是一想情願地炫示着那長禮服的光榮）。

凱德 這是美麗的，假使我可以這樣的說。（她坦白地讚美那衣服）

夫人 （因為衣服而驕容可掬）是的，是很美麗的。（這美麗給了她勇氣）請坐。

凱德 （不管任何地方都會泰然坐下的女人）我想是你要打幾件東西，我並沒有得到詳細說明，他們只告訴我這裏的地址，其他就沒有說什麼。

夫人 （說到她丈夫的工作，幾乎像僕役那樣的卑謙）喔，這不是為我工作，是我丈夫的事。他也不是僅僅騰錄的事，（驕傲地，因為她為哈雷驕傲）他要答覆 批的信件——好幾百封——賀喜的郵電。

凱德 （完全像日常工作一樣）是嗎？

夫人 （緊記着哈雷希望妻子所應該做的義務）我的丈夫是個有名望的人物，他將要受勳了

，（略頓）他將要因為他的——（想）因為他的功勞而受勳，（她明白這裏不能為她丈夫所以受勳的功勞表揚一番是實在委屈了哈雷）真的，他自己會比我解釋得好得多了。

凱德（生意經地）那麼我是答覆那些賀信了。

夫人（深怕這工作不很容易）是的。

凱德（輕快地）這些工作我是有些經驗的。（她開始打）

夫人（但是在你不曉得他要說些什麼之前你怎好就打呢？

凱德（不過是一種公式化的信。不是通常那類事情嗎？

夫人（這對她簡直是一種新奇的思想）有通常的東西的嗎？

凱德（喔，是呀。（她繼續的打下去，哈雷夫人半迷惑地看着她自己木強的手指，一個無用

的女人看着有用的一個，她嘆了一口氣，也不曉得為了什麼）

夫人（你打得這麼快呀。能够做樣事情一定是愉快的，尤其是事情做得很好。

凱德（感謝地）是的，那是愉快的。

夫人

（重新記起所有她偉大的來頭）但是，原諒我，我想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我的丈夫要我解釋給你聽，這是件例外的事，他從來沒有想法去謀得這個爵位，這對他是完全出乎意表的——

凱德

（她是實事求是的凱德，確無諷刺之意）我就是這樣打的。

夫人

（對於她，諷刺是對牛彈琴）但是你怎麼能知道的呢？

凱德

我不過猜想吧了。

夫人

那也是通常那類事情嗎？

凱德

喔，是的。

夫人

別的人都不是攪營來的嗎？

凱德

我不知道。不過信上都是這樣寫的。（現在那些信對她唯一重要的是每百十先令的事

）

夫人

（確定地）我應該說明我的丈夫是淡於名利的。自從他服務以來——

凱德

是呀，我已經打上了。

夫人 已經打上了？但是他特別要叫人明瞭的是，本來他是要辭謝那個名號的，假使不是爲了——

凱德 也已經打在這裏了。

夫人 你打些什麼？

凱德 (讀信)「設非爲拙荆之故，原擬遜謝虛名——」

夫人 但是你怎麼會知道那個的？

凱德 打得對嗎？

夫人 (無論如何，問話的權是有的) 別人是不是都爲了這個緣故接受的呢？

凱德 這是每個人都叫寫在信裏的。

夫人 (毫無頭腦地) 這真好像你是認識我的丈夫似的。

凱德 我可以保證你，我連他的名字都不曉得。

夫人 (突然之間，她好像很了解哈雷的心理似的) 唉，他不喜歡你這樣子說的。(她的丈夫是個名人，誰個不知，那個不曉。)

（現在哈雷換了家常衣服，重新走了進來，看上去是那樣的快樂，那樣的高興，但是那惱人的凱德却不覺一驚）

夫人 這就是那位女士。

哈雷 （伸手顯出腕巾）是的，早安。

（這樣他們互相看見了。他們的嘴張開了合不攏來，當然不是爲了說話，一度震驚後，凱德似乎懂得這場合的幽默。但是哈雷像密雲鬱雷般的板着面孔）

夫人 （一些也不覺得）我正在解釋給他們聽！

哈雷 呃！什麼？（他抑制自己）讓我來吧，愛米，我來接待她，（夫人不知那兒觸怒了丈夫而深懷畏懼的走了出去。於是，哈雷接待着那位侵入者）

哈雷 （集中了一切責備和譏諷的語氣）原！來！是！你！

凱德 （好像頗有同感似的）是呀，真是滑稽。

哈雷 你無恥到竟敢跑到這裏來？

凱德 相信我，這對我的驚奇正不下於你。我是照日常上生意那樣到這裏來的。他們只告訴

我門牌號數，沒有告訴我什麼姓名。

哈雷（播殘她）簡直通上生意那樣！你是這樣的隨落到！一個打字的。

凱德（不屈地）想想再說。

哈雷 我相信，你一定是飽嘗艱苦的了。

凱德（非傷地回憶過去）真是歷盡艱辛。

哈雷（粗暴地笑）恭禱你！

凱德 謝謝你，哈雷。

哈雷（她還是那樣的不屈不撓。他惱怒了，真是人人都是這樣的）喂，你叫我什麼？

凱德 你不是哈雷嗎？唉，我的天，我幾乎忘記了呢。

哈雷 哈雷不是你叫的。我的名字是西姆，假使你高興的話。

凱德 是的，我還沒有忘記，那從前也是我的名字呢，對不對？

哈雷 曾經也是你的名字，直到你自己剝奪了叫這個名字的權利以後。

凱德 一點不錯。